



孟加拉民眾在碼頭等著上船。  
（圖片來源：作者提供）

# 漂流在恆河下游

■ 自由時報記者 張軒哲

「搭輪船沿恆河南下，可欣賞孟加拉農家生活樣貌，沿岸黃麻與稻田隨風搖曳成金色波浪，有時可見海豚跳躍，更能體驗河之國的鄉土況味。」

因旅遊書的一句簡短建議，我捨棄 7 小時的車程，改搭 1 天 1 夜的輪船。航行孟加拉主要河道的客貨輪船，僅有 6 間雙人艙房，雨季之外的季節，一床難求。艙房的有錢人，手持攝影機紀錄沿岸河景，多數當地乘客伴著雞鴨、米糧、家電用品橫臥在貨艙地上，船開抵庫爾納（Khulna）已是深夜 10 點。

除了我，來自英國的大學生馬克是船上唯一外國人，我們相約同行，一起找住宿，揹著大背包隨人群上岸，穿過夾道等候親友的群眾，搭上三輪車，前往旅遊書介紹的廉價旅館。市街一片靜寂，僅有少數小攤亮著燈泡，柔黃光暈投射出髒亂路面、破陋屋舍，這座孟加拉第三大城靜如鄉野，即便在深夜，也令旅人感到心安舒坦。

車伕擅自拉車到別家旅館，央求我們更改住宿地點，馬克大動肝火，斥責車伕，車伕才駛到指定的旅館。我和馬克住進 5 樓 2 間相鄰的單人房，每晚只需 200 塔卡（約臺幣 100 元），我假裝沒看見房內蒙了灰塵的桌椅被單，但蚊子嗡嗡繞旋，即使夥計掛妥蚊帳、燃點蚊香，蚊子仍循蚊帳破洞在我腳指狠狠叮咬，我在風扇嘎嘎聲與馬克拍打蚊子的咒罵聲中，沉沉睡去。

## 男孩羅尼與清真寺

搭船轉車，我前往 30 公里外的巴凱爾哈德清真寺古城（Historic Mosque City of Bagerhat）。下公車時，一名瘦小男孩牽著三輪車對我招手微笑，另名成人車伕旋即以車頭撞開男孩的車，模樣凶狠，令我打



(圖片來源：作者提供)



薩特庫巴清真寺有 77 個圓形拱頂。

消搭三輪車參訪 7 個清真寺的念頭，車伕逐漸聚攏，個個連英語數字都說不清，見我堅持不搭車，失望而散。唯獨男孩踩著三輪車沿路尾隨，他的雙腿剛好勾到踏板，佝僂的身形，難以跟車伕連結，我從未見過童工車伕，不禁動了惻隱與好奇心。男孩強調他 13 歲，雙腳有力，能操簡單英語和阿拉伯語，當我止步，就拉著我的衣角，哀求我上車。

男孩戴著穆斯林白帽，手腳傷疤累累，膚色黝黑，我們佇在烈日下比手畫腳，當他聽不懂時，只好吐舌微笑。男孩的笑，卸下我的心防，我沒問車資就上車，男孩以跳踩的方式，奮力踏車，屁股遠離椅墊，跼著大拖鞋的腳板，一如小孩開大車，極



孟加拉學童純真可愛。

不協調。被 1 名只有我一半體重的孩童載著，坐立難安也難堪，仿若所有路人以指責的眼光盯我，200 公尺的距離，有如 2 公里一樣長。巴凱爾哈德清真寺古城，是庫爾納唯一可看的景點，雖名列世界文化遺產之林，卻鮮少外國觀光客造訪，即使在著名的薩特庫巴清真寺（Shait Gumbad Mosque）也無提供導覽解說，我只能參考書上簡介，領略寺內 77 個圓形拱頂之美。





孟加拉航運發達，是交通與貨運的命脈。



孟加拉布里甘加河小舟密集，是渡河的交通船。

男孩在禮拜堂虔誠膜拜，表情肅穆，他的白帽繡著駱駝，三輪車貼有駱駝、月亮、圓頂清真寺貼紙，禮拜跪毯掛於車桿，虔心順服伊斯蘭教教義與真主阿拉。原本哼著歌謠的展覽館的女收票員，竟以阿拉伯語問候男孩，男孩名叫羅尼（Rone），7歲那年為助家計，遭人口販子以介紹到城市工廠當童工為由，淪落異鄉5年，負責照顧與駕馭比賽的駱駝，11歲身軀漸長，加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斡旋，才隨數十名孩童被遣返孟加拉。回到家鄉，人事已非，無法融入原生社會，成為邊緣人。羅尼脫下白繡帽，翻開帽子內裡印有阿拉伯文及英文標籤，證明這是杜拜某賽駱駝俱樂部的帽子。我看著羅尼鎮定的表情，懷疑這

是博取同情的謊言，期待能獲得更多的車資與導覽費。

我和羅尼協議互換角色，由我駕車載他到下一處寺群，這才體會踩車的艱辛，當我搖晃著車頭，小腿使勁踩踏，羅尼坐在後座開懷哼歌，一台路過的公車車窗探出許多頭，有人鼓掌加油，我揮動帽子回應他們的熱情。遊畢7個寺群，我們坐在湖畔歇息，西斜的陽光投射藍色水面，小而美的清真寺面湖而踞，圓頂倒影映在浩如瀚海的湖面，微風輕揚，芭蕉葉沙沙作響，婦女孩童在此沐浴、戲水，浪花四濺、笑聲滿盈，小雞咯咯叫。

在這安詳舒緩的風景裡，羅尼談起中東生活的甘苦。每次照料的駱駝出賽前，會向阿拉許願，祈求贏得好名次，也保佑自己能在黃沙滾滾的畜牲奔跑驚叫聲中，拉緊粗繩，安抵終點。想家時，就哼唱母親教他的孟加拉歌謠。刺眼的陽光映射著羅尼的臉，他哼著輕快歌謠，眯成一線的雙眼，淚光閃閃。

眼前這名命運多舛的男孩，只想單純賺點錢或結識朋友，期待早日開一家販售穆斯林宗教文物的小舖。我對於自己先前的猜忌感到愧疚，畢竟累積多年的旅行經驗提醒自己，詐騙的伎倆，日漸翻新，越貧窮的國度，越會利用人性的弱點，交織出看似完美的騙術。有了與首都達卡的三輪車伙討價還價的痛苦經驗，在背包客罕至的孟加拉鄉村，我只能提醒自己理性小心，別再誤觸人性陷阱。



(圖片來源：作者提供)



庫爾納是孟加拉第三大城，三輪車與嘟嘟車穿梭街頭。



碼頭旁齊聚三輪車，準備載客。

羅尼的家位於公車站牌旁，是一間以鐵皮、草棚、大芭蕉葉拼湊而成的低矮平房，屋後是大片翠綠金黃的黃麻田，他的母親在路旁擺設茶水攤，販售奶茶與檳榔，獨立撫養 5 名子女。羅尼的母親拿出溼毛巾幫他擦汗，羅尼露出靦腆且幸福的笑容。我坐在攤前悠閒喫奶茶等公車，靜觀這家人的日常生活，羅尼母子目送我上車，一句「願阿拉保佑你！」溫暖我心，萍水相逢的熱情，僅能以多一倍的車資，表達內心的感激。

## 當恆河流淌於孟加拉

恆河下游流入孟加拉之後，被當地人稱為帕多瑪河，雖然國際上仍慣稱恆河下游，因為宗教信仰的變異，這條泱泱大河不再是聖潔之河，卻是當地民眾千百年來的生活母河，穆斯林不須在河上祈禱、祭神、焚屍，他們日夜仰賴大河航行、沐浴、

洗衣、吃喝拉撒。這條生命之河也帶來洪災水患，滔滔洪水甚至將溺斃死屍沖到數百里外的孟加拉灣出海口，許多低地和河岸家庭隨季節搬遷，過著隨河而居的漁牧生活。我望著這條陽光流瀉的金色大河，少了悠遠神聖的宗教色彩點綴，只見人類為了生存，與河流相依的真實樣貌。

孟加拉穆斯林不信來世可能投胎成牛、羊或富人，三輪車伕、船伕、搬運工、售報員、煮奶茶或榨甘蔗汁的街頭小販，他們積極改變生活現狀，掙一口飯，比活命還重要，一如該國教授尤努斯（Muhammad Yunus）提倡窮人銀行的堅毅信念，我打從心底佩服孟加拉的阿拉子民。

離開達卡的前夕，我身陷布里甘加河船陣，望著金色夕陽流瀉污濁大河，旅程歷歷浮出水面。或許這趟旅程，我不敢正視孟加拉的乞者與不堪的一面，選擇將時間耗在船上，隔岸觀看眾生，仿如旅人保





孫德爾本斯（Sundarbans）三角洲土地貧瘠，居民不易謀生。



孫德爾本斯（Sundarbans）三角洲小學教室極為克難。

持著嚴謹的分寸，在安全界線裡，才能撫平身處異地的不安，生怕這個貧窮國度的乞者與邊緣人，摧毀遊興。不爭的事實是，我在此住進最破爛的旅館，體驗最簡樸的生活，遇到最坎坷的小孩。

許多從不到落後國家的朋友，得知我到孟加拉旅遊，先是錯愕，接著誇我好勇敢。此時，我徹底明瞭，自己其實是個膽

怯懦弱的旅者；小船泊在岸邊，等待輪船先行，暮色肆意圍攏過來，我聽著輪船發出撲撲聲響，默默凝視黑暗從貧民窟殘破的房舍中緩緩溢出。

## 孟加拉

孟加拉首都為達卡，其國土面積為臺灣的 3 倍大，人口密度高，有近 50% 的人民生活在貧窮線之下；境內河道密布，河流及湖泊面積約占全國面積 10%，有「水中之國」之稱，但雨季極易氾濫。孟加拉地區早期人民多信奉佛教、印度教，13 世紀受外來影響改信伊斯蘭教，並於 18 世紀曾為英國殖民統治。

一些國際志工團體，例如 Project Abroad，皆有進入當地學校及社區的志工服務，惟孟加拉近期國內情況不穩，於當地設立國際志工項目的計畫，目前為無限期擱置的狀態。